

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歧路燈

## 第三回 王春宇盛饌延客 宋隆吉鮮衣拜師

原來祥符宋門外有個吹台，始於師曠，後來漢時梁孝王建修，唐時詩人李白、杜甫、高適游詠其上。所以遂成名區。上邊祀的是夏禹，都順口叫做禹王台。每年三月三日有個大會，飯館酒棚，何止數百。若逢晴朗天氣，這些城裡鄉間，公子王孫，農父野老，貧的，富的，俊的，丑的，都來趕會。就是婦女，也有幾百車兒。這賣的東西，整綾碎緞，新桌舊椅，各色莊農器具，房屋材料，都是有的。其餘小兒耍貨，小鑼鼓，小槍刀，鬼臉兒，響棒槌之類，也有幾十份子。棗糕，米糕，酥餅，角黍等項，說之不盡。所以王氏向譚孝移說道：「這吹台三月三大會，叫孩子跑跑去。讀了兩個月書了，走散走散，再去讀書何如？」孝移道：

「小孩子趕會，有什麼好處，不去罷。」王氏道：「這個說不好，那個說不好，如何會有恁些人？我當初在家做閨女時，我爹爹性兒甚是嚴謹，到這三月三，也還叫我娘引我，坐車到會邊走走。」譚孝移不覺笑道：「婦女上會，也不算他外公什麼好家法，你不說也罷。」王氏道：「偏你家是有家法人家！我見那撫院、布、按大老爺們，這一日也去趕會哩。」孝移笑道：「大人們去，或者是有別的事，遣官行香。」王氏道：

「行香？為什麼初一日不去，偏偏的趁這日熱鬧才去哩？依我說，到那日你跟先生也去游游，兩個孩子跟著你兩個，叫宋祿套上車兒同去，晌午便回來，有啥事呢！書也不是恁般死讀的，你不信，你跟先生商量。」譚孝移道：「我在會上，從來沒見有一個正經讀書的人，也沒見正經有家教子弟在會上；不過是那些遊手博徒，屠戶酒鬼，並一班不肖子弟，在會上胡轟。所以不想叫孩子們去。」王氏道：「你不趕會，你怎麼見了這光景？」孝移道：「是我年幼，曾走了一遭。」王氏道：「你趕會是幼年，端福兒如今七八十歲麼？你跟先生商量，先生說不去便罷。」譚孝移見王氏說話蠻纏，也忍不住笑道：「也罷，與先生商量，先生說去就去；說不去，就罷。」王氏道：「你不信我說，婁先生一定是去的；人家比不得你，芝麻大一個膽兒，動不動說什麼壞了家教。」孝移道：「我少時到園中與先生議議。」王氏道：「商量這話，要同著端福兒。休要背地裡並不曾說，便說道先生不依。」孝移笑道：「也罷。」心中打算，婁潛齋是必不上會的，所以應允。這正是：

家居雍和無事日，夫妻談笑亦常情。

到了午後，孝移閒走園中，見了婁潛齋，同坐在碧草軒上，說些閒話。因想起王氏之言，說道：「明日三月三，我們引兩個學生，向吹台會上走走罷？」這潛齋品行雖甚端方，性情卻不迂腐，便說道：「只要天氣好，就去走走。」孝移不料潛齋肯去，不過同端福兒說過這話完事。端福兒已有他母親的話在肚裡，不覺喜容可掬。孝移想起王氏「先生一定肯去」之言，只想笑起來。潛齋看見孝移光景，便道：「孝老欲笑何故？」孝移見兩個學生在一旁，不便明言，因笑道：「咱們到廂房說話罷。」二人起身，同到廂房，孝移大笑道：「今日潛老乃不出賤荆所料。」潛齋問其緣故，孝移把王氏胡纏的話，笑述一遍。潛齋也大笑說道：「非是我不出嫂夫人所料，是你所見太拘。若說是兩個學生叫他們跟著家人去上會，這便使不得；若是你我同跟著他們，到會邊上望望即回，有何不可？自古云：

教子之法，莫叫離父；教女之法，莫叫離母。若一定把學生圈在屋裡，每日講正心誠意的話頭，那資性魯鈍的，將來弄成個泥塑木雕；那資性聰明些的，將來出了書屋，丟了書本，把平日理學話放在東洋大海。我這話雖似說得少偏，只是教幼學之法，慢不得，急不得，鬆不得，緊不得，一言以蔽之曰難而已。」

孝移道：「兄在北門僻巷裡住。我在這大街裡住，眼見的，耳聽的，親閱歷有許多火燄生光人家，霎時便弄的燈消火滅，所以我心裡只是一個怕字。」潛齋道：「人為兒孫遠慮，怕的不錯。但這興敗之故，上關祖宗之培植，下關子孫之福澤，實有非人力所能為者，不過只盡當下所當為者而已。」孝移道：「達觀！達觀！」又說些閒語，孝移回去。到家中，王氏道：「來日的話，商量不曾？」孝移笑道：「先生說去哩。」王氏道：「何如？你再休要把一個孩子，只想鎖在箱子裡，有一點縫絲兒，選用紙條糊一糊。」

一夕晚景不說。到了次日，王氏早把端福換了新衣，先吩咐德喜兒，叫宋祿將車收拾妥當。及孝移飯後吩咐時，王氏早已料理明白。王氏又叫端福兒請小婁相公到家中，要把端福的新衣服，替他換上一件，婁樸不肯穿，說：「我這衣服是新年才拆洗的。」這宋祿小廝兒們，更要上會，早把車撈在衙衙口等候。德喜兒換了衣服，喜歡的前後招呼。婁潛齋、譚孝移引著兩個小學生一同上車，出南門往東，向繁塔來。早望見黑鴉鴉的，周圍有七八里大一片人，好不熱鬧。但見：

演梨園的，彩台高檠，鑼鼓響動處，文官搢笏，武將舞劍。

扮故事的，整隊遠至，旗幟飄揚時，仙女揮塵，惡鬼荷戈。酒帘兒飛在半天裡，繪畫著呂純陽醉扶柳樹精，還寫道：「現沽不賒」。藥兒插在平地上，伏侍的孫真人針刺帶病虎，卻說是「貧不計利」。飯鋪前擺設著山珍海錯，跑堂的抹巾不離肩。茶館內排列著瑤草琪花，當爐的羽扇常在手中。走軟索的走的是二郎趕太陽，賣馬解的賣的是童子拜觀音，果然了不得身法巧妙。弄百戲的弄的是費長房入壺，說評書的說的是張天師降妖，端的誇不盡武藝高強。綾羅綢緞鋪，斜斜坐著肥胖客官。

驟馬牛驢廠，跑壞了刁鑽經紀。餡糖炊餅，遇兒童先自誇香甜可口。銅簪錫鈕，逢婦女早說道減價成交。龍鍾田嫗，拈瓣香呢呢喃喃，滿口中阿彌陀佛。浮華浪子，握新蘭，挨挨擠擠，兩眼內天仙化人。聾者憑目，瞽者信耳，都來要聆略一二。積氣成霧，哈聲如雷，亦可稱氣象萬千。

宋祿將車撈在會邊，孝移道：「住罷。」於是一同下車，也四外略看一看。只見一個後生來到車邊，向譚孝移施禮，低聲問潛齋道：「叔叔今日來開走走麼？」潛齋道：「是閒來走走。」孝移道：「此位是誰？」潛齋道：「是舍姪。」孝移道：「前日未見。」婁樸道：「小姪那日鄉里去。」潛齋道：「你來會上做什麼？」婁樸道：「我爹叫我買兩件農器兒。還買一盤彈花的弓弦。」孝移道：「此敬羨猶續意也。」潛齋笑道：「土庶之家，一婦不織，或受之寒；本家就必有受其寒者，並到不得或字上去。」孝移點頭。潛齋道：「買了不曾？」婁樸道：

「我買了，要回去。見譚伯與叔在此，所以來問問叔。」潛齋道：「你既無事，可引他兩個到台上看看，我與你譚伯在此相等。就要回去哩，不可多走。」婁樸遂引兩個學生，上禹王台去。孝移吩咐：「德喜兒也跟著。人多怕擠散，都扯住手兒。」婁樸道：「小心就是。」四個一行去訖。

只見一個人從北邊來到潛齋、孝移跟前，作揖道：「姐夫今日高興。」孝移一看，卻是內弟王春宇。孝移道：「連日少會。老弟今日是趕會哩？」春宇道：「我那得有功夫趕會。只因有一宗生意拉扯，約定在會上見話。其實尋了兩天，會上人多，也撞不著，隨他便罷。姐夫年前送的丹徒東西，也沒致謝。」

我那日去看姐夫，姐夫也沒在家。每日忙的不知為甚，親戚上著實少情。」孝移道：「老弟一定發財。」春宇道：「托天而已。」又問：「此位是誰？」孝移道：「端福兒先生，北門上婁兄。」春宇道：「失認，少敬！」潛齋道：「不敢。」春宇道：「外甥來了不曾？」孝移道：「適才上台上去了。」春宇道：「人多怕擠著。」孝移道：「有人引著。」春宇道：「暫別。我還要上會去。」孝移道：「請治公事。」少頃，只見婁樸引著兩個學生並德喜兒回來，聲聲道：「人多的很。」孝移道：「回來極好。」婁樸道：「叔叔家中不捎什麼話？」潛齋道：「回去罷，沒什麼話說。」又見王春宇手提一籃子東西走來，無非是餡糖、粽子、油果之類，笑嘻嘻道：「外甥回來了？」端福兒向前作揖。春宇道：「你姪子想你哩。」又問：「這學生是誰？」孝移道：「是婁兄公郎。」潛齋也叫作了揖。春宇把東西放在車上，說：「你兩個先吃些兒，怕餓著。」又向孝移說道：「我今日有句話，向姐夫說，姐夫不可像平素那個執拗。今日先生、世兄、姐夫、外甥，我通要請到我家過午。」孝移道：「我來時已說午前就回去，不擾

老弟罷。」春宇道：「你這午前回去的話，不過對家下吩咐一句兒。俺姐若知道先生跟姐夫在我家過午，也是喜歡的。」潛齋道：「回去罷。」春宇道：「從這裡進東門，回去也是順路，左右是一天工夫。」孝移道：「人多不便取擾。」

春宇笑道：「外甥兒打舅門前過，不吃一頓飯兒，越顯的是窮窮。我先到會上時，已著人把信兒捎與他姪子去，我今日請不上客，叫我也難見賤荊。」孝移笑道：「這個關係非輕，只得奉擾。」大家都笑了。王春宇便叫宋祿套車，孝移道：「同坐車罷。」春宇道：「車上也擠不下，那樹上拴的是我的驢子，管情你們不到，我就到家。」

不多一時，車兒進宋門，走到曲米街中，王春宇早在門前恭候。下車進門，從市房穿進一層，有三間廂房兒，糊的雪洞一般，正面伏侍著增福財神，抽門桌上放著一架天平，算盤兒壓幾本賬目。牆上掛著一口腰刀，字畫兒卻還是先世書香的款式。大家為了禮，坐下。春宇向端福兒道：「你姪子等著你哩，你爽快同這位小客齊到後邊，也有個小學生陪客哩。」潛齋坐定道：「少拜。」春宇道：「不敢。」又歎口氣道：「先君在世，也是府庠朋友。輪到小弟不成材料，把書本兒丟了，流落在生意行裡，見不的人，所以人前少走。就是姐夫那邊，我自己慚愧，也不好走動的。今日托姐夫體面，才敢請妻先生光降。」孝移道：「太謙！」潛齋道：「士農工商，都是正務，這有何妨？」春宇道：「少讀幾句書，到底自己討愧，對人說不出口來。」

只聽得後邊女人聲音，說道：「你也到前邊，與你譚姐夫作個揖兒。」只見兩學生，又同著一個學生，到客廳前。春宇道：「先向妻師爺為禮，再與你姐夫作揖。」妻潛齋看那學生時，面如傅粉，唇若抹朱，眉目間一片聰明之氣。因誇道：

「好一個聰明學生哩。」孝移道：「這學生自幼兒就好，先岳抱著常說是將來接手。」春宇道：「樣子還像不蠢，只沒人指教。」

這譚孝移想起岳丈當日是個能文名士，心中極有承領讀書的意思。這潛齋見這樣好子弟，也有成人之美的意思。只是當下俱未明言。

須臾，整上席來，器皿精潔，珍錯俱備。孝移道：「老弟如何知今日有客，如此盛設？」春宇道：「我以實告，若是賤內那個烹調，也敬不得客。是我先在會上買粽子時，已差人回城中，到包辦酒席蓬壺館內，定下這一桌席面。」潛齋道：「太破費。」春宇道：「見笑。」三個學生席未完時，都放下箸兒，春宇道：「你們既不吃，可向後邊吃茶去。」三個學生去訖。少刻席完，孝移道：「這老姪如何讀書哩？」春宇道：「這街頭有個三官廟，是眾家攢湊的一個學兒，他娘怕人家孩子欺負他，不叫上學，我沒奈何，自己教他；我的學問淺薄，又不得閒，因此買了幾張《千字文》影格兒，叫他習字，不過將來上得賬就罷。」潛齋道：「這個便屈他。」孝移道：「錯了。」王春宇是個做買賣的精細人，看見二位光景，便歎道：「可惜離姐夫太遠，若住得近時，倒有個區處。」孝移道：「再商量。」宋祿、德喜兒吃完了飯，來催起身。孝移叫兩個學生上車，只聽得後邊女人聲音說：「還早哩，急什麼？」又遲一會，妻潛齋、譚孝移謝擾，同兩個學生一同上車，王春宇送至大門。

回來，向女人曹氏說道：「今日譚姐夫意思，像有意照管隆吉讀書哩。」曹氏道：「我適才問端福兒，他一個學中，只兩個學生，我也就有這意思。明日治一份水禮，看看姑娘，我跟姑娘商量。他姑是最明白的人，他家是大財主，咱孩子白吃他一年飯，他也沒啥說。他姑依了這話，內軸子轉了，不怕外輪兒不動。」春宇笑道：「譚姐夫不是我，單聽你的調遣。」曹氏道：「你不說罷，你肯聽我的話些，管情早已好了。」春宇道：「譚姐夫意思，是念咱爹是個好秀才，翁婿之情，是照管咱爹的孫孫讀書哩。」曹氏道：「你明早只要備一份水禮，叫一頂二人轎，我到姑娘家走走。」

到次日，春宇果然料理停當。曹氏吃過早飯，叫小廝挑著盒子，隆吉跟著，徑上譚宅來。王氏聽說弟婦到，喜的了不成。

打發轎夫盒子回去，要留曹氏住下。曹氏要商量孩子讀書的話，也就應允道：「住是不能住，晚些坐姑娘的車回去。」說了些婆娘瑣碎家常，親戚稠密物事，隨便就提起隆吉從妻先生讀書的話：「還要打攏姑娘一年。」王氏道：「多少人吃飯，那少俺姪兒吃的。他三個一同兒來往，也不孤零。」曹氏見王氏應允，因說道：「不知譚姐夫意下如何？」王氏道：「我與他商量。」叫德喜兒到前客房看看有客沒客。德喜說：「沒客。大爺與舅爺家小相公說話哩。」王氏遂到前邊，欲商曹氏來言。孝移見王氏便道：「這學生甚聰明，將來讀書要比他外爺強幾倍哩。」王氏見話已投機，遂把曹氏來意說明。譚孝移道：

「極好。」王氏道：「你既已應承，這妻先生話，你一發替他舅轉達罷。」孝移道：「前日先生在會上回來，不住說『可惜了這個學生！』我一說也是必依哩。你只管回復他姪子。」王氏喜孜孜回來，向曹氏說了一遍。曹氏便叫隆吉兒：「你姑娘叫你在這裡讀書，休要淘氣，與你端福兄弟休要各不著。」又向王氏道：「他費氣哩，姑娘只管打，我不護短。隆吉兒你想家時，叫德喜兒三兩天送你往家裡走走。天色已晚，咱回去罷，再遲三兩天，便來上學哩。」王氏挽留不住，只得叫宋祿套車送回。又遲了幾天，只見王春宇家小廝送鋪蓋，說：「明日隆相公來上學，先對譚姑爺說一聲兒。」到次日，王春宇引隆吉到，見了姐姐、姐夫，說道：「多承姐夫關切，叫小兒拜投名師，還要打攏，真乃謝之不盡。」孝移道：「本乃至親，何出此言。」

王氏道：「不用叫他姪子牽掛，我的姪兒就與我的兒子一般。」

春宇道：「我也不肯白白的虧累姐。」譚孝移便叫德喜兒，到廚下討一桌碟兒，送至園中，稟師爺說，今日王相公上學哩，刻下就到。又替王春宇辦了酒席，才引隆吉上碧草軒來。

王春宇見了先生，便施禮。潛齋道：「前日厚擾。」春宇道：「有慢。」又說道：「小弟是個不讀書的，諸事不省，多蒙家姐夫見愛，容小兒拜投明師，我不知禮，只是磕頭罷。」懷中摸出一個大紅封袋，是贄見禮，望著師位就叩拜。潛齋那裡肯受。行禮已畢，叫道：「宋隆吉，來與先生磕頭。」隆吉行了禮，便與妻樸、譚紹聞一桌兒坐。

孝移吩咐德喜兒將酒碟移在廂房，邀潛齋、春宇到廂房一坐。三人同至廂房，德喜兒斟上酒來，孝移道：「適才賢姪行禮，老弟叫什麼『宋隆吉』，我所不解。」春宇道：「因為兒女難存，生下這孩子，賤內便叫與他認個乾大。本街有個宋裁縫，就認在他跟前。他乾大起的名子，叫宋隆吉，到明年十二歲，燒了完鎖紙，才歸宗哩。」孝移道：「外父的門風叫你弄壞了。拜認乾親，外父當日是最惱的。難說一個孩子，今年姓宋，明年姓王，是何道理？我一向全不知道。你只說『乾大』這兩個字，不過是人說的順口，其實你想想這個滋味，使的使不的？」

春宇道：「少讀兩句書，所以便胡鬧起來。」潛齋道：「其實如今讀書人，也如此胡鬧的不少。」因又說道：「學生今日來上學，便是我的門人，我適才看學生身上衣服，頗覺不雅。」春宇道：「說起來一發惹先生見笑。賤內這兩天，通像兒子上任一般，一定教我買幾尺綢子，做件衣服。我說不必，賤內說：

『指頭兒一個孩子，不叫他穿叫誰穿！』又教買一身估衣，就叫他乾大宋裁縫做了兩三天，才打扮的上學來。我是個沒讀書的人，每日在生意行裡胡串，正人少近，正經話到不了耳朵裡，也就不知什麼道理。老婆子只教依著他說，我也覺他說的不是，我卻強他不過。今日領教，也還是先君的恩典，有了這正經親戚，才得聽這兩句正經話。我明日就送他的本身衣裳來。」說完就要起身。孝移苦留說：「今日還該你把盞。」春宇道：「晌午隆泰號請算賬哩，耽誤不得。姐夫一發替我罷。」又叫隆吉吩咐：「我今晚把你的舊衣服送來，把新衣服還擱回去。用心讀書，我過幾日來瞧你。」一拱而別。正是：身為質乾服為文，堯桀只從雅俗分。

市井小兒焉解此，趨時鬥富互紛紜。

